

開發中國家的

問題及展望

Dr. BOYER 原著

李展合 譯

(本篇原文附於書後)

任何企圖了解開發中(如亞、非、拉丁美洲)國家之政治及行政的變遷，首需對此等國家之特有問題做一評估，而對這些問題之認定須做高度地選擇，然因政治及行政之變遷正反應出該社會環境之所有主要的問題，因此，其涉及的範圍須廣泛地和明確地。據此，本文擬分成兩大部分：其一、對開發中國家的分析，其二、對政治及行政變遷的預測——以解答這些(政治及行政變遷)往後十年的問題。

一、開發中國家的特有問題

有些學者對於一兩個開發中國家有深入的了解，像人類學家、區域和語言專家及其他學者們，正在世界著名的學府裡傳授這些更需需要、更專門的知識。但不論如何，只有極少數的學者能全盤地瞭解開發中國家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的數目和國家間的差別就無法使人全然的了解，故世界上政治的領導者正為建立廣泛的、可行的、而與此等開發中國家有關的外交政策而奮鬥。人類行為中所有的變化和反覆無常皆在低度開發的地區的混雜性中反應出來。因此，如果強國欲認識戰爭和貧窮之原因所在，而想透過可行的外交政策，導致和平與安寧，就必須對較弱小國家的問題做全盤的瞭解。

多數比較之研究法着重於開發中國家的制度與問題間的差異。這是真

確的。因每一個國家皆是獨特的，而且從其本身特殊的情況，產出特有的問題。而「比較」就是要從兩者或數者中發覺相似與差異之處。我在數年(計四年半)的研究和訪問裡，共到過十四個亞洲國家及兩個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我認為多數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某些問題甚為相似——可稱做特有的，或是共同的問題，這些乃是我所欲去概括地評估低度開發國家的一些共同的問題，如次：

1. 社會問題

開發中國家之社會問題是多元的和異質的。一國的人口可以分做各種宗教的、種族的、民族的、部落的或血統關係的團體，國家界綫的區劃毫無考慮這些團體之分佈。形成此等團體代表著分裂和離心的力量，而不是統一和向心的力量。

社會之結構很呆板、僵硬和守舊。因其人口多半以鄉村和農業為基礎，由於保守地解釋和應用宗教信仰，其鄉土血緣關係之偏狹觀念所造成對地方和部落之忠貞遠超過於其對國家分子之觀念。在祖國的農民階級中，關於遺產之承繼通常是按其身分、地位或世襲制度來決定。

負債普遍存在於小資產者與佃農，其大都是無生產性的，而要支付婚喪喜慶的費用。故這些人在經濟上多半靠著買賣者、商人及貸款人者，而且須受這些債主(不特於產權所在的地主)拘束。

普遍貧窮導致對進步之可能性的漠視與不關心。農民生活趨向大家庭，鄉下婦女之重要性，視其能否多生子女，故婦女之受尊重往往依其(男性的)後代的子孫而定，造成婦人害怕不生育。婦女們時常隱蔽不出或者由於害羞和保守傾向的價值標準，阻礙了家庭計劃、保健和教育的知識的傳授。

人們對政府的改變的態度，依其社會的各部分而定，除了漠不關心外，鄉下人的觀念——總把政府聯想成都市秀異分子的獵物(Captive)——它只不過取代殖民或其他的前統治者罷了。

文化差異、傳統社會結構、鄉村奴役制度、和大眾道德標準的混合交織，阻礙了國家的肇建，這種混合交織，源起方貧窮國家在社會組織上的重大問題，而使政治的成熟發生困難，破壞國家和社會在教育、政治和行政的統一之成就。

2. 殖民地時和舊社會的遺留物問題

迅速掃除歐洲人在亞洲和非洲的統治權，這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的。連最近的一殖民地風格保留地——非洲，今天比其他各洲容有更多獨立的國家。這些亞、非新兵國家的領袖們開創了一種世界輿論的時代思潮，為了使極少數仍在殖民統治下區域的獨立，而增強其壓力。亞、非民族主義澎湃的浪潮——其為求國家的完整、尊嚴與穩定——正增加其在世上的影響力。

過去只有少數的亞、非洲國家沒有受到外國的統治，如利比亞、土耳其、伊朗和泰國等。其餘與拉丁美洲國家一樣，不論如何，他們有長遠的殖民歷史，這些國家多數都受過西方的強烈影響，而且都屬於開發中國這一類。但是在這些新興國家裡的領袖中，其反殖民主義、民族主義之精神和急切的意識並不明顯，因為他們不是反抗殖民的歷史，而是他們之朝向發展和變遷是較弱的，其傾向關係是較強的。雖然他們在尋求現代作風中努力去克服其他類似殖民時代致命的影響力(Dead weight of Other-wise simular pasts)，他們仍與新興國家享有許多開發中國家特有的問題。

殖民主義是為他國之利益而對被統治的人民所做的政治和經濟的剝削。除共黨殖民主義而外殖民主義幾乎都已消聲匿跡了。但是，西方的殖民主義、統治或壓榨，對於低度開發的國家却有深遠的衝擊，這些遺留物普

及其社會組織。雖然某些遺留物有助於其法律和秩序之維護，但卻無補於其發展計劃，而部份地由於此等遺留物，國家之掌權者，某自治體之敵對，缺少一個大的中產階級，以及一些外國經濟統治的餘孽等，成為國家肇建之障礙物。因此，開發中國家之反應是很明顯地，一方面反抗西方之統治與殖民主義，他方面對抗共產黨之威脅。

3. 中立問題

亞、非洲人的覺醒，是我們時代裡一項重要的事實。在殖民之後的亞、非洲，其發展的速度，政治權力迅速地從歐洲人手中移轉到亞、非洲人手中，以及民族主義浪潮的高漲等，瀰漫在兩大洲，而面臨毀滅的世界挑戰。冷戰趨向惡化，但也促進這些發展。冷戰也決定了新興國家在國際上之情勢，同時也鞏固了他們的中立立場。由於經濟和意識形態的衝突，新興國家主張——他們應保留其精華——而不願與強國為夥。他們決不自目的地去信任強國之理智(Wisdom)，因為他們觀察到殖民主義的時代，世界大戰爭，以及全面摧毀性的現代武器等，莫不是強國所招惹出來的。

新興國家不結盟的政策，並不因其反殖民主義而被掩飾。換言之，若反殖民主義是新興國家的外交主要決定因素，吾人可以預測其外交政策是絕對反對西方的，但事實很明顯地非如此，整個非洲和多數亞洲國家之外交政策，既不偏袒於西方的國家，也不反對西方的國家，總之，新興國家都是不結盟的。

其不結盟之政策，不能與二次大戰前美國之孤立政策相比。尤其在關於冷戰問題時，來區分亞、非國家與其他類型之中立是非常重要的。在其法律觀念上，認為中立乃是國際法律上的一種狀態，其緣由於一國不願為他國所使而捲入戰爭。根據此種觀點，中立乃是異於戰爭的一種消極狀態，如此則無所謂中立了。因此，中立實包含兩項基本要求：禁止對交戰國軍事活動的干涉，以及用公平無私來對交戰國。

傳統中立之概念不能描述出亞、非國家的中立狀態。強權集團，對亞、非國家而言，雖然在法律上並非在作戰，但實際上却屬於一種冷戰的狀態——在國際地位上是前所未有的狀態，而使亞、非國家的「中立」合法化了。但新興國家的中立並非撤退孤立或消極的。相反地却是積極參與目前國際上的緊張情勢。因此，亞、非國家不結盟政策及其所產生的獨立自決